

恨不相逢未嫁時。

情在渺茫間

張謇與沈雪君之戀

四十二歲才中狀元

張謇是民國初年的實業大王，執經濟之牛耳。沈雪君是秀外慧中的刺繡聖手，被譽為是「世界第一美術家」，兩人惺惺相惜，有事業上的合作關係，更有情感上交融與溝通。如果說以東坡樊樹比張謇，以朝雲月上比沈雪君，自是比擬不倫；倘若硬是假撇清的說是祇限於賓主關係，毫無情感的瓜葛，揆諸事實亦頗難令人相信。

張謇字季直，另字季子，別號齋菴，清咸豐三年（一八五三）出生於江蘇海門農家，十六歲時便考中了秀才，列名百名之外，他的老師宋樸齋望徒成名心切，苛責道：「譬如千人應試，而取九百九十九，有一不取者，必汝也。」爾後張謇便在書房內之窗、案、牆、帳之上，到處寫上「一九百九十九」五字，以激勵自己發奮用功，以不負老師的期望。光緒十一年（一八八五年）成舉人，座師爲翁同龢，認爲他是不可多得的「霸才」，到光緒二十年甲午恩科以一甲一名狀元及第，已經是四十二歲的人了。先是他曾以秀才資格在朝鮮與袁世凱同參提督吳長慶幕，袁世凱曾

以師禮事之，執禮甚恭；繼而袁世凱崭露頭角，煊赫一時，則稱其爲先生；民國以後袁世凱不可

一世則把他與徐世昌、趙爾巽、李經義合稱「嵩山四友」，從此便稱兄道弟起來了，張謇心中好笑，表面上却懶得計較。

秀才僅是青衣一衿，雖屬衣冠中人，究竟氣

候不大，中了舉人以後，儼然就能擔任一些舉足輕重的角色。張謇曾經出長贛榆、太倉、崇明各

書院，待至大魁天下以後，更是炙手可熱，天下

知名；翰林院修撰的官職自然難以羈繫雄才大略

的張謇，於是趁父喪居家守制的機會，劍及履及

，賣事求是的在南通興辦實業。先後創辦了好幾

家紡織廠、鹽礦公司及榨油、麵粉、玻璃、冶鐵

、輪船等實業和交通機構，並大力發展漁業，開辦淮海銀行。

在清末民初那一段時間，張謇把全部心力都

投注在實業與教育上，幾度膺任農工商部大臣、

實業總長等財經要職，但他似乎都沒有認真出仕

爲官的打算。

作品榮獲慈禧眷寵

在情間

戚宜君

情在渺茫間

四十二歲才中狀元

沈雪君原名雪芝，清光緒元年出生於蘇州海

宏坊，比張謇小二十二歲。沈家守着一間殘扇莊

，家道小康，一雙柔婉芳潔的姊妹花，承歡在父

母膝下，不但能拈針刺繡，亦能執筆爲文，十五

歲時父親見背，母女三人守着一間殘扇莊，倒也

衣食無缺，其樂融融。

沈雪君二十歲嫁給了浙江山陰縣籍的舉人余

兆熊，夫婦一雙兩好，郎讀女繡，香閨靜好，相

對吟哦並研討繡藝，使得沈雪君腹笥更加寬廣，

繡品亦更加精進，真可說是纖指生春，功奪造化

，一時之間，大有凌駕「露香園」顧繡之上的態

勢；惟沈雪君雖然冰雪聰明，但却嬌弱有如畫中

美人，加以好潔成性，對於燕婉之求頗爲排斥，

以是閨房之中終感不够調和。

就這樣十年光陰過去了，光緒三十年慈禧太

后七秩萬壽，沈雪君在夫婿名利薰心的慾願下，

精工繡製了山水花卉佛像法畫各四幅，送進宮中

祝壽。慈禧看到這些光彩耀目，精工細緻的繡屏

，頓時回憶起幼時生長在江南的種種，心中大爲

高興，於是召見、賜坐，溫語獎勉，備致愛憐之

意，並頒賜「福、壽」字，爲誌慈眷恩榮，余兆

中 熊便改名「余福」，沈雪君亦更名「沈壽」了。
接下去是清廷設立了「刺繡傳習所」，夫婦雙雙作了總提調及總教習，不久適逢義大利王后誕辰，沈雪君奉命繡了一幅肖像作爲朝廷的賀禮，丹翠飛動，色澤潤朗，栩栩如生，令人嘆爲觀止。果然獲得義大利王后的極度讚賞，並稱譽沈雪君爲「世界第一美術家」，至此她的大名不但全國皆知，而且是舉世皆曉了。

針神繡聖名揚世界

在各國爭相邀請下，這位以刺繡馳傳國際的針神繡聖，在清廷農工商部的安排下，先後到達日本、義大利、法國、美國及巴拿馬等各國去訪問，除了受到各地熱烈的歡迎之外，沈雪君更是處處虛心觀摩，掬精研微，汲長補短，心領神會，待至歸國之日，藝事更加精進了。此時的沈雪君聲名如日中天，但是不如意事也就接踵而至。慈禧與光緒先後逝去，「刺繡傳習所」也無疾而終；丈夫又討了姨太太，京城待不下去，遂遷居天津授徒課藝爲生。人地生疏，似乎頗不如意。

民國肇造，百廢待舉，張簪在南通的生產事業更是辦得有聲有色；先是張簪與沈雪君曾有一面之緣，張簪聽說這位針神與繡聖正困居津門，乃準備開辦一所「刺繡學校」，派人前往天津邀請她前來南通主持一切，於是余兆熊夫婦帶着小妾及一子欣然抵達距離故鄉不遠的南通；這時沈雪君已是年逾不惑的人了，仍然是膝下猶虛，而張簪也已度過花甲之慶三易寒暑矣！

沈雪君雖然已經四十初度，由於皮膚白皙，身材嬌娜，舉止嫋雅，性情溫良，加以未曾生育，望之猶似綽約少婦模樣；張簪也亦垂垂老矣，但心儀已久的這位中國傳統式的才德麗人，一旦近在咫尺，不免心旌搖曳，難以控馭。但畢竟是各具身份的人，惟有在不着痕跡中竭力照顧，甚至把豪華的「濠陽小築」中之一「謙亭」，作爲沈雪君下榻之處。

花晨月夕獨傷岑寂

獻身藝事，口授針指，夙夜從公，親任繁劇，是沈雪君一貫的作人處事態度，丈夫與姨太太另居他處，每當花晨月夕，自不免有寥寂之感，遂有「垂柳」詩云：

曉風開房送春色，垂柳千條萬條直；

鏡中髮落長滿梳，自憐長不上三尺。

垂柳生柔美，高高復低低；

本心自有主，不隨風東西。

沈雪君多愁善感，心細如髮；張簪對她的支持與照顧，骨子裏所包含的愛憐與傾慕之意，豈有漠然不知的道理。好在慕名前來習藝的人甚多，每天指導學生們運針和用線之法，忙得不亦樂乎；住在「有翼館」的丈夫，還要靠她照顧飲食，肯把詩作讓張簪看到。因之，張簪在「憶惜」詩中曾有一首云：

秀髮繡字還君明珠

沈雪君的意思是要將這一段飄渺的情意予以昇華，但是張簪仍是一往情深。他們之間的一唱一和很快的便傳到了余兆熊的耳朵裏，是可忍孰不能忍，硬要逼着沈雪君辭職回返蘇州故里。沈雪君沒有答應；余兆熊一氣之下便帶着姨太太回到蘇州，在石湖畔築屋以居。而沈雪君原本就十

不首示人猶避我，男兒志氣女兒天。
當時攝影還算是時髦的玩意兒，張簪說是要把繡聖的作品拍攝下來，用珂羅版印刷成冊以廣流傳；於是徵得沈雪君的同意，請來了攝影師傅，除了拍攝她的刺繡精品，更獵取了沈雪君行臥起坐的許多鏡頭。張簪有詩記述「謙亭攝影」一事云：

記取謙亭攝影時，柳枝婉轉綰楊枝；

不因着眼簾波影，東鰣西鷓那得知；

楊枝絲斷柳絲長，旋綰旋開亦可傷；

要洗一池煙水氣，長長短短覆鴛鴦。

詩中的楊枝柳枝，鶼鷀鴛鴦，都是十分曖昧的辭彙，充滿了撩撥和挑逗的意味。沈雪君雖然早已明白的感受到了張簪的深情濃意，偶然也不免爲之怦然心動；然而仔細琢磨，究竟自己已經是有夫之婦了，基於舊禮教在內心深處的根深柢固，再說年事已近衰暮的階段，那裏還有時間與心情去玩這些少年遊戲。於是寫了一首「奉和簪師謙亭攝影」詩云：

池水漪漪島樹深，病餘扶檻戀清陰；
誰知六尺簾波影，留得謙亭萬古心。

分孱弱，此番加上人事及情感上的折騰，終於病倒。張簪三天兩頭的前往「謙亭」探病問安，並不惜花費巨資遍請中外名醫來為沈雪君醫治，憐愛之情，溢於言表。沈雪君感其情，乃請張簪在一方白綾上大書「謙亭」二字，強支病體，用自己的秀髮作線，繡成凸凹分明，意象飛揚，烏黑油光，不同尋常的一幅刺繡佳作致贈張簪，以作永念。張簪自然是深為感動，曾有詩云：

枉道林塘適病身，累君仍費繡精神；

美意直應珠論價，餘光猶壓黛為塵。

感遇深情不可緘，自梳青髮手撓撓；
繡成一對謙亭字，留證雌雄寶劍看。

以秀髮作線繡出「謙亭」二字，其中既深且

苦的情意自然是不言可喻。而狀元公是何等人物，豈有不明白的道理。祇是既然明白就不該再用明珠論價，以雌雄寶劍來作證了。如此這般，豈不是既俗氣又使人難堪了嘛！沈雪君是一個絕頂靈秀聰慧，多愁善感型的女子，在南通的五年多之中，差不多數以上的時間都在病中。心緒蕭索，消極至極，難免就會咏出：

中秋風物是中秋，扶病看燈拜月休；
嘆息明年人在否？兩行燭淚替人流。

親錄心法薪傳絕藝

沈雪君的沉疴，已經到了自己都沒有信心會好起來的地步了。真個是「才似錦，命如絲」；

張簪看在眼裏痛在心裏，除了隨時前往病榻前探視慰問之外，倘若事忙而分身乏術時，仍不忘派人致送短簡或盆花。特別是爲了「重其藝而慮其

失傳」，乃以較多的時間及精神，親自記錄沈雪君口述的刺繡心法，反覆諮詢，不憚瑣碎。據沈雪君所言：

我之繡法，非有所受也，少而學焉，長而習焉，舊法而已。繡者，象物也，既悟繡以象物，則物自有真，當倣其真。倣真之道，曰潛神，曰凝慮，時時以新意運舊法，以舊法發新意，於是漸有所得，久而久之，頓覺天地之間，千形萬態，但入我目，無不入我鍼，亦即無不入我繡矣！

立碑葬卿流傳繡譜

也多虧張簪的細心與耐性，就這樣講講停停

，經過數月之久，居然編出了一部「沈壽繡譜」，使這位針神繡聖的絕藝得以流傳後世，苟非一往情深的原動力支持着他們兩人，這件工作是不容易成功的啊！張簪的「憶惜」詩中尚有：

綴：「通州張簪立」。南通各界均前來悼祭及送葬，極盡哀榮。

沈雪君去世時是四十八歲，張簪已經是年屆古稀的人了，老淚縱橫的悲不自勝，由兩人之間的飄渺情意，而衍生出來的高貴愛憐事蹟，至今仍令人爲之唏噓。

中外雜誌國外讀者服務部簡則

108 Lung-Kiang RD.
TAIPEI. TAIWAN. REP. OF CHINA

(一) 服務事項：1. 代購國內出版書籍，代預約即將出版之書刊。2. 代訂雜誌。3. 代印文件。4. 其他有關文化服務事項。(二) 代購書刊按臺幣售價計算郵費等按實際支付結帳。(三) 歡迎海外讀者設立帳戶，凡以支票存本社美金壹佰元或港幣伍佰元即可開設帳戶，每半年按往來帳目結算一次。(四) 在本社設有帳戶之讀者購買本社書刊，一律按定價八折優待。(五) 來函及匯款請寄臺北市龍江路一〇八號中外雜誌社收，英文通訊處為：KALEIDOSCOPE MONTHLY

病如眠起柳辱辱，愁似蕉心愁轉攢；誰與金剛無量壽，可憐猶作健兒看。致病非今始見今，一言頓使淚沾襟；終身自分無人覺，不道醫和是聖心。

沈雪君患的是慢性肝病，浮腫日甚一日，後來心臟與腎臟也出了問題，中外名醫會診無效，終於在民國十年五月初三早晨一眠不起。余兆熊

在石湖「覽庵」中聽到了消息，仍然是怒氣未消，不管結髮妻子的死活。張簪則有始有終的在南通城南十里的黃泥山東南麓營造墓穴，親畫墓碑曰：「中華美術家吳縣沈雪君女士靈表」。旁

綴：「通州張簪立」。南通各界均前來悼祭及送葬，極盡哀榮。

沈雪君去世時是四十八歲，張簪已經是年屆古稀的人了，老淚縱橫的悲不自勝，由兩人之間的飄渺情意，而衍生出來的高貴愛憐事蹟，至今仍令人爲之唏噓。